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四十六回 小方朔獨戰群寇 玉面虎尋找清官

話說青毛獅子吳太山、李吉、楊春、杜瑞、杜茂、唐治古、唐治明等約二十餘名賊人，圍住了張耀宗動手。從樹上跳下一人，眾寇借著星月之光，望對面一看，那下來之人頭戴瓜皮秋帽，身穿老羊皮袍，足登棉鞋，高腰襪子，面皮微紫，四方臉，稠眉毛，單鳳目，高鼻樑，微有幾根鬚鬚，上七根下八根，元寶耳朵，帶著眼鏡，身高五尺以外，說話唔呀唔呀的。這一伙賊人，就馬道元認識是小方朔歐陽德，並知道他的厲害，其餘賊人雖然聞名，並未見面，哪裡放在心上？紅眼狼楊春、黃毛吼李吉二人，舉刀照定陽德頭面刺來！不想他身上練得善避刀槍，寒暑不侵，見二人刀來，自己把足下棉鞋脫下來往上相迎，戰了兩個照面，歐陽德便把紅眼狼打倒，黃毛吼也帶了傷。花鍾太保丁興過來，掄錘就打，被歐陽德施展點穴功夫，點倒在地，立時身死。金鞭杜瑞說：「大家拿他就是！」各舉兵刃動手，被歐陽德點倒了六個，餘賊才不敢動手，背起帶傷之人，大家往南就跑。張耀宗也不追趕，過來給歐陽德行禮，說：「請問恩兄從哪裡來？一載有餘未見，現在何處？」歐陽德說：「自從別後，吾在家鄉修理墳墓，又逛了一道揚州。這半載有餘到了北五

省，吾聽人說你在河南保了彭大人，吾這是找你去，至此處遇見群賊，不知賢弟因何與他作對？來此何干？」張耀宗說：「去歲我找尋恩兄，到河南保了彭公。後來彭公被參，調進京去，我也不能跟去，又在各處尋找恩兄，到冬月回的家。今春一則要尋恩兄，二則到京中打聽清官彭公如何？至半路遇見大人復任河南，我想那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鵬周應龍手下，高來高去的江洋大盜不少，張耀宗又歸了此山，怕的他等謀害大人，我要暗中保護。在半路上刺客攔轎行刺，幸虧被轎夫愣王拿住了，交了涿州。大人改扮私行，在高碑店酒樓避雨，遇見那賊人，我未敢動手。大人住了店，我怕賊人夜晚要害大人，便把大人背到這裡，路遇群賊，若不是恩兄來此，我必受群賊之害。」

歐陽德聽完，說：「唔呀！大人在哪裡？請過來，你送他至公館，還是坐轎走好。」張耀宗說：「很好！」連忙到那坡上一瞧，大人不見了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兄長，不好了！大人被那伙賊人背去，這可該當如何？」歐陽德說：「唔呀！賢弟不要著急，吾追那混帳王八羔子去，把大人救回來就是了。你先到安肅縣，在公館內再見吧！」說著便追下去了。

張耀宗正在著急，抬頭見前面黑漆漆、霧濛濛，一片樹林森森，想必是一座大村莊。玉面虎張耀宗信步往前，奔那村莊而來。方到村莊北口外路西，見有勾連的搭三間舖子，掛著酒帘，賣包子、饅頭、大餅、大面，裡邊四張桌子，桌上擺著雞子、糖麻花、豆腐乾。張耀宗身乏，四肢無力，心中又煩悶，想要歇息，進了酒舖說：「拿酒菜來！」舖內一個年過半百以外的男子，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，過來送上酒，又擺上幾碟饅頭、包子。張耀宗在這裡吃酒，心中想：「彭公萬不能叫他等搶去，也不能去遠了。」心中輾轉不定。

且說彭公見張耀宗一人與群賊動手，料不能取勝，自己便

站起身來，往西南就走。道路崎嶇，又是黑夜光景，甚不好走，只得趁著星月之光，走了有五六里路，坐在地上歇息。忽聽見西南有犬吠之聲，站起身來，信步奔那村莊而來。天色微明，已到村莊北口，見路西有一片燈火之光，是勾連搭三間酒舖，裡面有蒸饅頭、炸麻花。四月天氣，夜裡還涼，彭公改扮之時，又未穿著袂衣，俱是單衣衫，身上透寒，瞧見這三間屋子是賣吃食的所在，心中甚喜，推門進去說：「眾位借光，我在這裡歇息。」舖內掌櫃的有五十多歲，身穿月白布褲褂，黃臉膛，短眉毛，圓眼睛，沿口鬚鬚。那個小伙計有十五六歲。就是這兩個人，在那裡炸麻花。見進來一人，年有六旬，衣服平常，五官端方。小伙計過去說：「要喝粥有小米粥，熱的有饅頭、麻花、煮茶雞蛋，還有燒酒。」彭公覺著天寒，想要吃兩杯酒，說：「拿一壺酒來。」小伙計答應，不多時把酒與各樣菜擺上來。彭公吃了幾杯酒，那天也就大亮，紅日東升，身上也不冷了。自己又要了一碗粥吃了，歇了片時，伸手一摸，錦囊之中就是那萬歲爺賜的金牌，並無別的物件。這才說：「掌櫃的，你這舖中可賒帳？先給我記上一筆，過三五天，我必定給你送了來。不知怎麼，今天我出來得慌忙，忘了帶錢啦！」那個掌櫃的一聽這話，把眼一瞪說：「你這個人，大清早起，我們尚未開張，你是頭一號買賣，吃了四十八文錢，我也不認識你，要寫帳不成，趁早給錢！」彭公心中自知無理，又沒有錢，正在為難之際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年約二十餘歲，俊品人物，身穿品藍緞子褲褂，漂白襪子，青雲鞋，身披青綢子小夾襖，手托水煙袋。一見彭公在那裡坐著，他兩個眼不住的望著大人瞧。舖中掌櫃的與小伙計一見那人，連忙帶笑說：「朱二爺來了，起來得早呀！吃的什麼點心哪？」那少年人說：「我倒不吃什麼，這位先生何時來的，昨天便在這裡面嗎？」酒舖掌櫃

的姓吳，連忙說：「朱二爺，你別提啦！我這買賣甚不吉利，今天黑早，他進來喝了一壺酒，吃了點菜，共該銀四十八文，卻告訴我沒錢，三五天再來給我，我認得他是誰呀？」那位少年之人，走至大人面前說：「這位老先生，尊姓大名？貴處哪裡？」彭公說：「在下乃京都人氏，姓十名豆三。」那人聽了大人說話的聲音，說：「老吳，這位十先生吃的四十八文錢，我給了。」過去就拉大人說：「先生，你跟我來，眼下有一個人正想你！」那彭公一怔，也不認識這少年之人，便說：「有人想我？我這裡並無至近之人。」卻不由己地被那人拉著往外就走。

此時紅日東升，快到吃早飯之時。彭公跟定那人，出了酒舖，往南走了不遠，往東一看，見一片樹林森森，有十數棵龍爪槐樹，幌繩上拴著膘滿肉肥的五十餘匹馬，路北大門前的兩塊大石，是上馬所用。那少年拉著彭公進了大門，東邊是門房三間。進了門房，大人瞧這屋裡倒也乾淨，並無浮塵，必是常坐的屋子。他在北邊椅子上坐下，當中就是八仙桌子。那少年人說：「大人膽量太大！這裡無數的賊人等著拿你，你老人家還偏往這裡私訪。這裡找你老人家，如同鑽冰取火，軋沙取油，幸虧遇見我，要遇別人，大人性命休矣！大人把我忘了吧？」

彭公一時間想不起來，遂說：「你是誰？在哪裡見過？怎麼說我是彭大人呢？」那少年說：「我說了實話，恩官就肯說了。」

我姓朱名桂芳，在紹興府作了一起買賣，折了些資本，因為坐船與同船之人不和，他是一個江洋大盜，被人拿住，他就把我拉住，說我是他合伙之人。多蒙恩官清正廉明，把我當堂釋放，我才不敢往外作買賣去了。在家中托人找了這連窪莊，莊主是賽展熊武連。我在這裡當一個門公，亦有四年。這個莊主，他是綠林中人，坐地分贓的大賊，與各處有名的賊頭全有來往。

前幾天來了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鵬周應龍的手下人，說是要劫殺

大人。我總想到大人對我的恩義，今天清早起來，往老吳那裡要個麻花吃，正好遇見大人。若叫那伙賊人瞧見，大人性命休矣！這武連要知道，大事就不好了！」大人聽完，說：「朱桂芳，既然這樣，你替我想一個主意，救我才好！你我在這裡，也是不好的！」朱桂芳說：「理應預備早飯。無奈大人在龍潭虎穴之中，怕壞了事。我有一個舅舅，住在連窪莊東頭，趕車為生，這兩天正在家中歇工。我去找他，叫他套上車，送大人至安肅縣公館內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大人說：「很好！就是這樣辦法，事不宜遲，你就此前往為是。」朱桂芳說：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我走之後，要有別人進來，問你老人家哪裡住？」

姓什麼？來此何干？你老人家就說在新城縣住，說我是你的外孫兒，到這裡來看我。別說是北京城的人，千萬記住了。」大人點頭答應。朱桂芳出離門首，往外就走。

焉想朱桂芳在屋中與大人說話，外邊暗中有聽見了。此人乃是朱桂芳的同事，姓潘名得川，今年十九歲，是賽展熊武連的心腹之人。他在暗中聽了這話，心內說：「朱桂芳你這小子，素日倚仗著嘴巧舌能，在莊主跟前說我的過錯，今天可犯在我的手內。」轉身入內，來至大客廳，見莊主正同山東路上的響馬蠟虎子魯廷、小金剛苗順在那裡說話。潘得川連忙進來說：「莊主，了不得啦，咱們全家的性命難保！朱桂芳勾串彭公，要調官兵來圍困連窪莊，捉拿咱們。」武連說：「這話從何處說起呢？」潘得川說：「賊官私訪，現在門房，朱桂芳套車去了！」武連聽罷這話，怒氣衝於霄漢，拉刀帶從人直奔外面門房而來，要殺忠良彭大人。不

知怎樣殺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